

朱子成書

廬陵後學黃

瑞節

附錄

西銘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  
行篤志好禮為關中上川宗師嘗於學堂雙  
左書泛愚右書訂頑伊出於一生是啓爭端  
曰東銘西銘所及淺深廣狹然則未嘗言蓋  
義所指氣象所及淺深廣狹然則未嘗言蓋  
門者誠以於西銘開示學者復玩銘則雖分  
則心廣理明毫釐之別若東銘則雖分亦不  
遂非然之意與西銘徹於下學以夫蓋後學  
不切哉。得與西銘徹於下學以夫蓋後學  
者又安得與西銘徹於下學以夫蓋後學  
日語。兵時叔撰行狀云先生志氣不羣當  
康定用兵。年十歲八歲行狀云先生志氣不羣當  
范文正公知其遠欲成其名乃責之曰讀書  
者自有其名。教何事未足於勸讀中乃責之曰  
書雖愛之名猶以爲未足於勸讀中乃責之曰



言聖人言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如賢人  
說聖人無他見識弘而道觀難立而後  
者無以居之西銘也弘之不觀則難立而後  
則能養浩然之氣者銘也。和靜觀氏曰見所  
銘能方得小若銘自載此書橫渠所以便  
大只是與天地同。伊子銘西銘理之一分殊贊之  
便至能為深則無餘矣。又曰西銘理之一分殊贊之  
人至約而妙以明則無餘矣。又曰西銘理之一分殊贊之  
所自來妙以明則無餘矣。又曰西銘理之一分殊贊之  
知化生妙以明則無餘矣。又曰西銘理之一分殊贊之  
伊化生妙以明則無餘矣。又曰西銘理之一分殊贊之  
始學若生妙以明則無餘矣。又曰西銘理之一分殊贊之  
來形若生妙以明則無餘矣。又曰西銘理之一分殊贊之  
借不此以明則無餘矣。又曰西銘理之一分殊贊之  
常何道耳其以明則無餘矣。又曰西銘理之一分殊贊之  
亦不道耳其以明則無餘矣。又曰西銘理之一分殊贊之  
老何道耳其以明則無餘矣。又曰西銘理之一分殊贊之  
妙何道耳其以明則無餘矣。又曰西銘理之一分殊贊之

後先歸葬入  
不歸葬入  
馬嘉弟  
聖賢  
復年以食力  
新改代為對  
子行太常  
同歸欲行太  
門公欲行太  
民公欲行太  
陽公欲行太  
治公欲行太  
定公欲行太  
擬公欲行太  
仁公欲行太  
公問人欲行太  
子厚問人欲行太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盡在... 盡是... 天地... 得天... 宗德... 不... 塞... 有... 天... 天... 過... 銘... 解... 承... 骨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

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斷故民吾同胞物亦我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莫是民君同胞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山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地之間者莫非大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觀者吾之同辨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足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躰元自昭著以味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之名以曉譬之。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通長子所謂宗子者以繼繼之宗為喻也



迹那化底却  
人都見得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顛養育是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能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顯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求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真宙生其恭也舜盡事親之道而賢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真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中生也

體其愛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今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參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





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嘉而弗志惡之則懼  
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  
戰戰兢兢無所不至至愛  
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  
當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  
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  
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違  
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懼於天也蓋所謂朝聞  
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事

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  
其異而會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  
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  
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  
之生血脈之歸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  
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  
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  
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  
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  
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  
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然

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  
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  
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  
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  
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哉  
某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  
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  
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某書之說先生蓋亦未  
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分殊知其  
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  
孟子言類也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

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  
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  
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  
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  
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然而所見始益精與  
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  
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某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  
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  
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  
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

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龜山揚氏上伊川先生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  
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  
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  
方耳至於仁之辭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  
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也此者然亦射用兩言之  
未聞如西銘之說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  
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罪哉孟子仁者力攻之  
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仁者力攻之  
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  
行必稽其所蔽謂此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  
深然而言其辭而謂此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  
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  
生一而言推明此書蓋西人共守而未免歸罪於兼  
學者究於流蕩也橫渠之學並行庶乎辨用兼明  
何伊川先生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論其正蒙西  
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  
善養氣之論同功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西

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  
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  
而失仁無分也兼愛而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  
正私勝之也子之而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  
之極義之也使人也子之而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  
及用彼欲使人也子之而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  
亦異乎雖如侍以席親日乃西銘微旨伏讀不  
曉然且使讀之季釋親日乃西銘微旨伏讀不  
以之西銘使讀之季釋親日乃西銘微旨伏讀不  
學之西銘使讀之季釋親日乃西銘微旨伏讀不  
思之西銘使讀之季釋親日乃西銘微旨伏讀不  
其物以辨其理也分殊之蔽私  
也然其理無窮也分殊之蔽私  
非謂其理無窮也分殊之蔽私  
所非謂其理無窮也分殊之蔽私  
及所以大過人之書無他善推而發之與墨氏  
曰老人之安之幼吾幼以善推而發之與墨氏  
者理一者安之幼吾幼以善推而發之與墨氏  
以爲仁之故也少者懷之分則無事乎推物遠  
當其分也所謂稱也何謂平銘之書以施物遠  
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焉



朱子成書

廬陵後學

黃

瑞節

附錄

工要當如此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  
 子或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與伊子宏闊橫  
 渠之學是苦程張家之書讀之至令四川異其  
 四五時得程張家之書讀之至令四川異其  
 者其義之深復過眼以信乎孟氏以紛紛前  
 用者力之不為者亦無以信其然則舊嘗擇其  
 近者別為一書亦無以信其然則舊嘗擇其  
 先生之弟為書亦無以信其然則舊嘗擇其  
 然與人之溫厚之意及於其樂與己之德而  
 無樂道之如清而不以能為人其和己之德而  
 物而然有餘清而不以能為人其和己之德而  
 性之然有餘清而不以能為人其和己之德而  
 門之然有餘清而不以能為人其和己之德而  
 器也然有餘清而不以能為人其和己之德而  
 自也然有餘清而不以能為人其和己之德而  
 欲止道復明則不使今人自孟子後千餘歲若  
 音則必有復明之即此皆先生以消自任之意

正蒙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  
 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  
 聯一有室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  
 散之要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  
 所以載日月之所流物理鬼神之神人所倫以  
 以成江河之月之所流物理鬼神之神人所倫以  
 微道能乎若知德者崇就業者辨之廣本末以  
 一甲道論也推此者知德者崇就業者辨之廣本末以  
 之甲道論也推此者知德者崇就業者辨之廣本末以  
 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  
 包矣無不盡矣無大過矣無細可遺矣無言若  
 乎其極矣道若蘇序曰先生聖人復起無有間  
 斯言矣。門人蘇序曰先生聖人復起無有間  
 一其從容請曰枯株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書數  
 作是書也譬之枯株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書數  
 者其在人功而巳又如醉盤示兒百物具在

者如何爾於是類就其編會歸義例畧効論語孟  
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呂汲公曰先  
生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合於前聖  
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特於學者  
正如老木一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五  
伊川程子曰先生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  
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  
大其慮深且遠矣。○朱子曰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  
萬物之理。○錄朱子撮取周子張子程子之書為近思  
條又於正蒙中表章兩銘自為一書嘗述靜春  
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  
序春秋傳序是也二  
序伊川程子之筆云

### 大和篇第一

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細  
極相盡勝有存存仲之如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感

大陰雷起知於易者乾平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  
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  
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  
知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大和狀道跡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  
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  
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殊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  
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可與言性矣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家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

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躡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二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塊然大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



陽剛素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  
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雲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  
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至精人○陽飛生 是物者要則人仰以生  
此粗底至無剛揚物皆者要則人仰以生  
等底都德非亦便武使理十平成此地無非  
言物皆如教者便心子機心是形者此地無  
語無粗先也便心子機心是形者此地無  
都其式了教是居自段心才和入以融其  
其是上子便宜留代助為問以融其  
經前發欲是如常靜物如是不理融其  
限理是如常靜物如是不理融其  
踈發是如常靜物如是不理融其  
此見四入常法一尋氣耳升格皆尺謂  
澤天都地正者所心東如自問飛燼至地  
活動從與聖人皆行一嚴般靜月因始牛  
與聖人疏都至助般靜月因始牛  
皆行一嚴般靜月因始牛  
皆行一嚴般靜月因始牛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  
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  
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  
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  
相觀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  
知明之故

朱子曰或問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  
日光則說不有作日說有來只此氣聚則目得而見  
不聚則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  
此聚者散之因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  
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

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

則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凝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  
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曰氣化有道之名曰虛與氣有性  
之名曰性與氣有性之名曰性與氣有性

無妄之謂道也  
如水中川流不息  
須臾有息而水  
有息而水無息  
則水亦死矣  
此理之與道  
無異也  
道者氣之理  
氣者道之體  
理之與道  
猶水之與  
道也  
道者氣之理  
氣者道之體  
理之與道  
猶水之與  
道也

鬼神者一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  
然底底由人化道不道之由名是虛底物在實上見無  
以檢其人能引道不道之由名是虛底物在實上見無  
然底底由人化道不道之由名是虛底物在實上見無  
以檢其人能引道不道之由名是虛底物在實上見無

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精粗耳

謝氏曰橫渠說得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  
是神初一神以氣問之伸是自然者爾鬼否曰往來是  
鬼初一神以氣問之伸是自然者爾鬼否曰往來是  
是神初一神以氣問之伸是自然者爾鬼否曰往來是  
是神初一神以氣問之伸是自然者爾鬼否曰往來是



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網緼二端而已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大

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不測兩故化於推行此天之

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事一物之間如陰陽在故不測只是這物所以至於行在乎十百千萬之化中無非這來上下一以謂兩行在乎十百千萬之化中無非這箇物事所以至於行在乎十百千萬之化中無非這且行乎一陰一天下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而後能化推不行乎此一如爾中有一箇道理却有兩端之用陰不極乎此一如爾中有一箇道理却有兩端之用陰退非極乎此一如爾中有一箇道理却有兩端之用

則一不可得而見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率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

歲義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按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請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朱子曰或問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說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左旋說得妙蓋天行其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連健吹於天一

日一度夜周三百六十五度  
 終一度二日無贏縮正六十五度  
 積至三百六十五度則日為退一  
 之度又怡周會得本數而成一  
 本數又怡周會得本數而成一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七至二十  
 周與日會進數難為行二日有  
 除與日會進數難為行二日有  
 謂之家以行進數難為行二日有  
 月行度數多此錯論也  
 西度數多此錯論也  
 是而急各精如天定日  
 右之論插精如天定日  
 在內論插精如天定日  
 有內論插精如天定日  
 八宿論插精如天定日  
 天宿論插精如天定日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

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遇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  
 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也地日降而下者虛也  
 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  
 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  
 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位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爾按此段地有升降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海中













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晴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

寒暑正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陰氣壓上為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雷也陰氣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己陰氣為霧之類或青黑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

來德之盛者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斲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轉下  
一說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  
渠一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土與何物  
屬土○陰以陽為貴陽以陰為貴曰正蒙  
暗火內○暗而外明○西山真氏曰曰火外景金  
水內○原本淮南子之說道家謂曰火揚光於外  
故曰有食火有源金水潛光於內故無窮以此  
為養生之法收現  
反觀潛神不離

天道篇第二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無一物而非仁也吳天曰明及惻出王吳天曰且  
及焉然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段言仁之體用  
能為物體物體之言為動之  
千須得仁以為骨子凡言仁  
本是以言物以人為體事以  
之幹也如此下語仁體中  
無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  
不將這語體骨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  
動於彼神之道與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

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

成為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富有嗜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

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

於民心而已焉

朱子曰或問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此何也  
曰此理也民心之所向與天心之所存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

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

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

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

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眾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

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神也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

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離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

之始歸由

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鬼字從示

天示一說一而大謂之神也二而小謂之物也二而

息也人鬼則其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

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

陰陽不測之神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

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

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  
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  
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  
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  
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  
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  
所同語也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  
是橫宗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  
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昇降在陽時全體都

陽化是逐一挨管夫底一年一復一月一月復一  
月節節挨將夫便成一年這是一日一月復一  
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曰如天地  
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撐拄得成這象象無晦明  
何以別其為晝夜無寒暑何以別其為冬夏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  
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  
神知化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  
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  
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  
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

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使伸順理則身安而  
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  
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

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  
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成致知也

朱子曰精養靈氣則神自足矣神事素養又于內而  
所以利乎外也通達哉用而身安素養則  
神也蓋心之所為皆天德之化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  
明又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  
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  
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

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

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知神而後能幾也常觀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知幾者未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

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

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

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死天淪於靜既不能存夫

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

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

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

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曰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當謂只是亦有神。今之謂神。亦謂之謂神。亦以入神。氣中言。爾此處要錯。為周而神。亦以入神。氣中而有神。伸中有。人死。神而有靈。是也。屈中有伸。如鬼是歸。指若來。格便見神。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牙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冰消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漚為漚是足以死死生之說既漚為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開焉是

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

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

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

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

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性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

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

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

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空谷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合響雷聲之類兩形者

桴鼓以擊之類形軋氣羽扇矢之類氣軋形人聲

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

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

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

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

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

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人物亦有是是非惟人物有是物亦有是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蔽之不免乎蔽之戰之者未之戰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

內外假有形而言謂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

光有小大昏明其照不一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我所喪爾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

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

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

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朱子曰或問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性自是感物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皆自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息味

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獨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

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

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

道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

妻不可不識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

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

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有陰陽五行而便

也。天地之性於此便有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而便

有氣質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

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

氣雜而言之。氣質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



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  
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  
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  
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  
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  
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  
禹云者餘非來勢則求焉者也

朱子曰此語最難曉蓋天理之於人猶水之於魚也人不能離水而魚不能離水則天理之於人亦猶是也人欲離天理而求富貴則猶魚欲離水而求食也然則天理之於人猶水之於魚也人欲離天理而求富貴則猶魚欲離水而求食也然則天理之於人亦猶是也

我全不由他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  
能全其德則性命不能順其自性而於德性先  
命能由德則性命不能全其自性而於德性先  
生舊論性命所以後而分言性命作兩字有常云  
性何曰命出於氣由於德  
性命皆出於氣由於德  
曰橫渠文字字如此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集

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心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

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



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巳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與心身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為物欲所蔽則心已昏濁所以既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

回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信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達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也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括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射猶仁射事而無不在言則便有不到  
絡貫通無有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  
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格物致知之  
意與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  
此是說聖人之性事今人問不以理見格物致知之  
做功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上  
知得一箇道理若創貫通便都是  
已而無有則只是極其人心極其意則知窮理  
之至則無有則只是極其人心極其意則知窮理  
只言有與性使知中無物見自是問如何是  
不問以合天性使知中無物見自是問如何是  
在橫渠所論性理中無物見自是問如何是  
。無歸善此性理中無物見自是問如何是  
世道無歸善此性理中無物見自是問如何是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  
謂之心可乎  
便是無外之實。西山真氏曰外云蓋  
廣其弊至此學者未可以早知外云蓋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

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

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

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

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  
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  
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  
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内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己  
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  
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

成心忘然後可道也

化則無成心也

無成心者

心存無盡性之理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  
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

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

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夏蟲疑冰

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

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

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

道失中其過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

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  
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  
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  
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  
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  
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  
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  
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

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  
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按張子所謂進而不居其止其說與舊解不  
同舊解謂進而不居其止其說與舊解不  
聖人之極也故曰止為已義張子以止為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  
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顏子之嘆  
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  
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  
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

歎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

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一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

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

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至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

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

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

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  
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

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

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

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

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

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

與權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

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從義欲資深且習察

吾不知其智也

智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

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

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  
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  
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  
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  
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  
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

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

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  
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不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  
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  
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  
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  
故孔子未見其仁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  
已

博文約禮猶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温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山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私淑文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

之進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而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  
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從義誠能從義  
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  
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  
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足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  
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  
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  
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  
大小莫不處極今如學之人未必能繼友以大道教

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  
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  
其惟聖人乎

有知  
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  
有知  
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  
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上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

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

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未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自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或凡營為謀慮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

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立未能

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

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

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

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聖子教人雖貨色之

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字化之眾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

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

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擊則日月合明天地

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其身用無不利禮道之者語其達也禮

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

人之事備矣

禮器不流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

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

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

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

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字天下修

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愾於天

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

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既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  
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

生民之大經乎經者目謂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  
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

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

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

也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

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能保其身則不擇地

而安資安動以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

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  
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  
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  
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達諸  
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  
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

以直蕪萬物代天而理物者由成而不窒其直斯盡  
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又則氣  
又德性之故曰可又又曰日新

清為物初為物物

金和而為物之質也知進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  
以可又曰天以直貫乎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  
其達於道也遠矣

又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劇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

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勝兵之勝勝在柔柔明在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敬禮之與也

無為得而退讓以明惜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禮直斯清撓斯辱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道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

物前定而不疚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

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

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道乎是哉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

非有迷於人者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

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民

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眾舍己棄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

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  
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  
斬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

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

身望道而必吾見也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按于與迂同出又王世子

帝臣不敏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

己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

以歷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

而聽天命者過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其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為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按張子用詩語以不華為不革命未詳元否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



法故必再變而後至于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

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棗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

矣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

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

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禮樂之勢則反為

獻子之所哉矣

顯史主祀東蒙既魯地則定已在那域之中矣雖非

魯臣乃五事

###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收用時措而

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

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

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

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

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

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

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  
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  
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  
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  
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紱斯來動斯和德欲風動神而化也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曰法地象天象日月星辰  
之意使其繼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立

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  
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仁不以  
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  
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  
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乃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  
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  
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  
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  
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

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

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

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

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賦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

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

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

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乃使

擯趨進翼如如此翼如左沒階趨進翼如如此翼如右賓不顧

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受其容紆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肱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

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

可知

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

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

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

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

三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

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

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

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

遯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

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

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

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

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

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然後窮居獨善  
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

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

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

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

人皆非交卦盛德適能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

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犁牛之子騶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爲大祀

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高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行脩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

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國辱

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

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

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

皆擊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二善同歸治故王心一

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  
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自養亦足天地之生  
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之意學若嘗一瞬之間亦  
死則日有進必於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間亦  
有存如是之意但於得大緊  
必於如是之意但於得大緊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

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

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明道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禮性情之  
正。道。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禮。性。情。之  
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然。非。人。之  
所。樂。故。須。進。意。思。是。禮。之。本。如。此。然。非。人。之  
是。舒。暢。故。須。越。快。意。思。是。樂。之。本。如。此。然。非。人。之  
易。至。於。流。越。却。須。收。意。思。是。樂。之。本。如。此。然。非。人。之  
拾。向。裏。故。以。反。為。文。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

於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

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任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其者好君也事父母先意承志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其者好人

藝者目為之分義法而不行過而不存故曰游天下

指子曰意謂志里志是所存與意是發動處如外意由心行過而不存故曰游天下

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迷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從義

不僭不賊其不忤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

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

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已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勇者  
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  
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  
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  
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爲賢然已曰法爲聖而賢迹相近而心  
之所至有差焉辟言者作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  
辟地者不懷也以其仁僻也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  
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流濁流遠之殊也辟世辟地雖  
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渡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

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戚之意與表記所  
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事必慤而後智  
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  
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  
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言從  
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正難患民



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

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也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鉞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

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

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容不若小而察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

也

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者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蹟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狀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大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離爻有大小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無其爻二字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眾陰眾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

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

生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

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萬物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覆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

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出處無謀故可以佑神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賤則於易深矣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

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

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

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

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

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焉則

非奉服膺嘆夫子之忽焉而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虛中而用中是以濟之雖大人

之盛有所不安也

於見德者時也

性聖矣故既曰利且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

龍以信學為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

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

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

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

人造也

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看  
聖人用學為有學武則不識易矣  
若專指為克勤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

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

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

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耶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上治者言乎夫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也大人德與位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變則適之至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乾九三脩辭立誠非繼日待日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

非爲邪也終其義也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

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

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

說潤勝乎健不價乎勢故於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解入於乎止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婦且順以達也為工巧且

順也為白所遇而從也為山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

也入也於人為寡髮厲賴躁人之象也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斷為乾卦於木為利上槁附且躁也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塞也作日字

兌為附決內濟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

者必折也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為蔞葦為蒼艮竹為重勞皆蕭條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艮一

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先

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遠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

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次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字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字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無妄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入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

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非滿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觀耳聞反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又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

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身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真勝而

不顧如大人否身有墮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  
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二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  
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  
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湯所以妙  
乎神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  
變化之著故祭進退之理為難然變化之象為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  
動之幾微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子往辭之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  
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  
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諷諫之巧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  
之成童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  
奏之舞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  
成於宗廟之歌也舞焉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  
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稽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美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

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

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絢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道德修業欲及時也

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潛而神其用也 常而無時也 時無常也 欲及時者與

江沱之勝以類行而欲得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

能喪其朋故不以勝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士

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芣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是矣又

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

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

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浸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

則知其怨苦噓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

知其無也

網直如髮貧者紛緘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裳華有譽處方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  
譏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語誠也

采芣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

試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其前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

寒不恭莫甚焉簡方簡方雖則時時不用然為士者

不能無大簡之議故詩人陳其意於前也御之強

與大君子由是而致不謂其意也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皆曰為能有為徒破缺我斧

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伐柯言正當加

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意於九章言予小子其新逆

九章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曰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望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

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

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

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極言

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  
本文主之詩此一章唐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  
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朱子曰**

此詩是一篇詩與常律別且是四聲物夫

子曰宜其然也而謂之云人知人不知思思則其德之有有

與上文無涉然合義一語故誤

認偏見其而然思思合義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微也喻婚姻之  
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下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  
臧者與

就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執鵲之猶時得退而  
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然涉波矣豕之自逐也泥其  
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  
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二猶王天下有二重焉言也勤也  
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  
氣之應也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  
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

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  
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  
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  
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  
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  
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而尊不可  
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均而親不可  
之殺必有權而後行若親均而尊不可則親之  
賢者先得之於踈之賢者必然後德於九族  
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阜陶亦

以博叙九族庶明勵翼為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勗敬  
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及大學謂克明  
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注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  
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

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

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以禘與大禘之禘不同張子所云假禘之  
每朝特祭不任主於祖廟也禘禘禘禘禘  
者夏之禘也天子之禮也諸侯下天子一等故  
於祖廟也天子之嘗禘冬之烝禘皆與天子同  
春之禘也天子之嘗禘冬之烝禘皆與天子同  
惟夏之禘則或一禘焉或一烝禘皆與天子同  
不惟王不禘又著見於此此釋王制說也○禘

音禘禘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明其宗也明宗也庶子不祭祖禘以

為親之極此文甚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

與禘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注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

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禘故不祭之無後者

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

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

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祔

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

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

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

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見曾注

按禮記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

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明其宗

凡宗子之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注云言

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也凡在廟者  
小宗之家祭之亦然。大宗小宗說見家禮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  
遷之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  
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  
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  
以祖考通謂為大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  
之而特祫之也。當於孔注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  
詳爾

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四祫以兩而終法又  
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夫士祫而

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  
恐非顛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  
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季者改昭為昭明  
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  
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  
統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  
不遷宗亦曰祧亦曰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  
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藏于太祖后稷之廟  
主所藏曰祧先公之文武之廟藏于太祖后稷之廟  
先王之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  
毀之也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  
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而遷其主于昭  
之宗曾祖于昭如故穆廟親盡於此新之昭者  
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於此新之昭者

如當為昭則附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社  
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  
高祖于昭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  
故也其穆之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  
為高祖其穆之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  
附于穆之近廟而變遷其上放此凡毀廟遷主  
改塗易櫨示有所變遷其諸侯則無二宗大夫  
盡毀也見穀梁傳及註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  
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藏於太祖  
儀禮所謂以其班附攝弓所謂附于祖父者也  
曲禮云凡祭為父升為孫升為祖升為祫升為  
尸周制自伯也又復為大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也周制自伯也又復為大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故也又曰伯也又復為大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傳曰又曰伯也又復為大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穆也蓋其也又復為大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王在左鍾也又復為大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其尊初不以左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  
右為尊甲也  
大略不過如此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  
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  
下之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  
下之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氏是後來次第分別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

王遂先儒承說以字為義理不通如舜字為國武氏本子駒之後即以字為氏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禰官次序之官

公之士及大夫之眾臣為眾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其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

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眾臣不以

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

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

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侯聞於長者禮所

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

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

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按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賜官使臣其屬也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人官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

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求而歌樂之也唯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

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今自為一書不復載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

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

不可遺也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

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

化非真得也舍氣有意象否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

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焉可滅

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淨屠爲此說久矣  
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  
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最然異矣人能盡  
性知天不爲最然起見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  
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  
者虛也感即合也感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  
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  
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  
不同皆無須更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其在人者一也惟至神動靜終  
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  
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  
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

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淨屠明鬼有識之死受生循環厭苦求免可謂知乎

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轉生取舍可謂  
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指游魂爲變爲輪  
回未之思也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  
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  
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自其說熾傳中國  
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  
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  
使英才聞氣生則溺耳目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  
尚之言遂真然被騙同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  
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  
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  
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其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  
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

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  
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  
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  
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陰濁遂  
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  
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  
成聖得天而未始遣人易所謂不遣不流不過者也  
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  
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  
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

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去道則兼體而無靈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

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

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可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

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

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

勿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將已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可

吝

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  
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  
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於聲繆遂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  
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  
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覺其甚焉

朱子曰此章即東歸止如今以書所謂故失兩

字作圖子與西歸對看今以書所謂故失兩  
字論大槩有善而極力之象而無偏而  
言多識之矣考索不若如指所照者  
微盡識之矣考索不若如指所照者  
將無差乎史學完卷不若如指所照者  
此之意曰子厚謹嚴繼繼德德德德  
此以蓋橫其理自物也此以蓋橫其理自物也  
不問其多矣為一也此以蓋橫其理自物也  
亦通貫而為一也此以蓋橫其理自物也  
沈其錄錄而較之不至於鈞而為一也  
按張子有文集而不至於鈞而為一也  
乃其手所撰著云又思錄語錄皆門人記  
勝正蒙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知言

五峯胡氏  
所撰云

錄然

國